

无处可逃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小山楼

A15

当我老了,就住在一个人不多的小镇上。房前栽花,屋后种菜,没有网络,自己动手蒸馒头、腌咸菜,养一条大狗,每天骑自行车、散步。几乎不用手机,每天唱唱小戏。

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,4M宽带,能叫外卖,快递直达,不还房贷。

以上所说,皆是网友发布的宅人的梦想。

说穿了,你我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:不打扰别人,也不希望被打扰。与之相对应的是,俗世里的我们,时刻在打扰与被打扰。

“您好,我是某某银行的小童,以前和您联系过,想问下最近有没有需求了?如果没有不需要回复,打扰您了。”这个是比较客气的打扰。“你的老家是江苏某地吗?你弟弟是某某吗?我想确认一下,你是不是我想念的老同学。请回个信息给我好吗?”这是零点45分,失眠的我刚有点睡意,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叮咚一声,直觉是单位上是不是有事了,或者美国又打伊拉克了需要临时调整出号外,结果虚惊

一场,问对方是谁,答:“没什么大事,睡不着,想到你了,你是否是我同学,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?”我晕,我就不告诉你,我就让你睡不着。

自从我在某某湾预订过房子以后,本地数十家装潢公司来过电话,他们无比关心我的装潢大业,不管我是在开会,还是正忙着洗衣满手的肥皂泡,他们总是非常热情地表示愿意给我提供一切帮助,甚至给素昧平生的我准备了礼物,嘱我别忘了去取。凡此种种,时常让我感动莫名,从而万分地后悔我为何要嫌那房子没阳光给退了。

近年我的财经知识疯长,这主要得益于各方热心人士锲而不舍地灌输。“大姐,最近黄金跌的厉害,买进吧?”“大姐,黄金涨势很好,跟进吧?某某某都赚大发了。”“大姐,我给您推荐白银期货。炒黄金已经过时了。”“大姐,买商铺吧,我们的某某商铺,只要首付5万,坐家里收租金。”“大姐,我们的学区房你关注过吗?”一般心情好时,我会这样回答全国各地推销黄金白银的兄

弟姐妹们:“咱真没钱了,全买商铺了。”而对热情推销商铺的小妹则抱歉地说:“对不起,钱全套股市里了。”承蒙各位看得起,怎么说也得表现出咱是有钱人对不对。心情不好或者混乱之中的话,就会说:“别给大妈打电话了,大妈的钱全给了华尔街了。”这时旁边如果是女儿的话,她会说,直接拖进黑名单,啰嗦个啥。如果是母亲的话,就会很吃惊地看着我说,怎么这样跟人家讲话,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哎。小时候怎么教你的?

“邮政”大概催过不下800个包裹赶快去拿,“电信”大概下过上千次宽带要停了的最后通牒,“医保”也有上百次告知卡上钱被谁谁谁划走了,“法院”更是来过无数次的传票。当然也不都是坏事,咱还在“好声音”、“我是歌手”、“淘宝”、“央视”等等中过总数可达上百万的奖,没出息的我还真心心动过,说不定就是真的呢,亏得京江晚报上不遗余力地提醒了再提醒,我才压下了那颗将信将疑的心。并由此总结出铁律,既然宅电、手机号码跟了我多年感

情深厚舍不得更换,那就得学会兵来将挡,但凡叫咱给钱的,哪怕一毛,都不能拔。统统划为骗子之列。并慎重抄下,贴在家中门背后,省得老母亲隔天就提醒我记得去办某卡查某证拿包裹,顺便到法院问问,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传票。

我迁怒过某开发商是否将我的信息卖给装潢公司了,也懊恼过为什么会大意到包裹上的地址不撕掉就扔到垃圾堆。后来想想,其实现在的我们是毫无秘密可言的,在淘宝上每购一次物,我的真实地址电话姓名不都要暴露一次吗?更不要说日日随身携带的手机了。看到一篇文章说,手机让你变成“透明人”,手机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,甚至比你更了解自己。手机知道你跟谁最熟,和他们聊什么,你爱吃什么,在做什么,甚至连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时,它都可以帮你定位告诉你。“微信之父”张小龙有个观点,“让用户一分钟内爱上你”,换言之,不就是“让我一分钟之内找到你”吗,看你住哪里逃,无处可逃。

穿越库布齐沙漠(四)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

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

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吹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当太阳沉入地平线时,我们又出发了。天没黑时,一条小河拦在我们面前。

我对沙漠里的河流感到奇怪。按说,沙子是兜不住水的,可这河水哗哗地流,怎么就不渗进沙子里去?不仅如此,沙漠里还有湖泊,水汪汪的一大片,也没见水渗进地里。更奇怪的是,尽管河水不多,河面比较宽阔,但河岸很高、很陡,我们爬上去花了不少时间。我不明白,这么陡峭的河岸是怎么堆起来的?这么多沙子怎么不滑下来填平河道?

带着疑问,我站在河岸上回望这一河流水。靠近小河两岸,生长着柳树和芦苇。整个夏天里,沿河就是绿莹莹的两条玉带,蜿蜒而去。有了这条玉带,沙漠里不再是一片死寂,而是生机盎然。一阵风吹过,好像有一些细微的水滴落在我的头上、脸上。那一瞬间,我有点感动——原来沙漠不全是死寂,沙漠里不

全是沙子,还有水滴。这条河改变了我对沙漠的看法。

晚上十一点左右,我们到了宿营地。伫立在沙漠里,沙漠的晚风吹着头发,我觉得自己很是无畏。我快乐地回想着那浓厚的绿荫和浩瀚的沙海,在绿荫和黄沙相杂的世界中似沉似浮。在这沙漠深处,在一派生机盎然的旋律中感受着晚风的吹拂。

一夜无梦。

次日的阳光依旧炽热,沙漠依旧无边。但我们不再担心,也不再觉得疲惫。我们怀着无畏,大步行走在沙漠上。我发现理解沙漠好像用不着读那么多书,只要在这片沙地上曝烤几天就够了。额上留不住汗水,举手一抹,手指沙沙有声地擦下一层白碱。沙子吸尽了光亮,黄沉沉地像是一片烧烫的铁块。只有红柳和骆驼刺依然立于路旁,一根根交相拧扭着向上挣扎,在线条优美的山脊上投不

下一个阴影。

这真是一片不可思议的地方。没有植被,可是有河水溪泉,看不到食物,可是有不少小动物。无法理解的还有愤怒的暗暗的黄色,我眼里充斥着暗黄的刺伤了大脑深处的某个地方。

沙漠是死去的草原。草原死了,会退化为沙漠,而沙漠却永远是沙漠。理解沙漠不是我的事。对沙漠,我只有敬畏。那些生活在沙漠、晒焦了皮的牧人,只有他们,还有他们的儿子,才会理解英勇死去的草原,理解沙漠。

我对沙漠的理解就是不停地走。第三天中午,当我看见倾斜的沙漠边缘升腾着灰蒙蒙的尘埃,看见响沙湾的浓浓绿荫时,我知道目的地到了。习惯了炫目的黄沙的眼睛,突然间有点酸疼,仿佛那一条狭长的绿色反而刺眼难看的似的。

当我们一摇一摆地靠近响

沙湾那片绿荫以后,眼睛不再酸疼了。可是我仍然像做梦一样觉得:一切都是和谐的,只有对岸那片绿地显得很扎眼。

响沙湾其实是一道河湾。沙漠这边有一道高高的、陡峭的沙堤,100多米高,十分壮观。沙堤脚下就是河水,一条瑟瑟的细水翻着白浪,哗哗地向前面的沙漠流去。河那边是一片山地,绿色植物不少,阳光在枝杈树叶间闪烁着,从一片叶子跳到另一片叶子。过河,上山,回头望着沙漠,对面是我刚走过的沙海。我知道他们正向我告知着一个终结的信号。在这寂寞而焦渴的沙漠里,我跋涉了三天,看见了许多沙子,遇见了一片孤单的树林,还有一条纤弱的小河。好像还有什么,可我不清楚。

汽车离开时,阳光暗淡下来。我看了库布齐最后一眼,沙漠里灰蒙蒙的,什么也看不到。

看脸浮世绘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看脸之术本国由来已久,所谓相由心生,心由相生是也。但由一技之称呼演变成一社会之风气,似乎就不那么有趣了。

新近“看脸”一词很流行,缘于台湾演员柯震东吸毒被抓后,一票“粉丝”纷纷表示依然膜拜“男神”,“只要痛改前非,我们还是爱你”,完全有别于其他艺人吸毒被抓后网友恨之恶之奚落之的“待遇”。说到底,无非因为柯是帅哥,连犯了错都值得原谅。

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,本也无可厚非。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便说: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。古训“以貌取人,失之子羽”,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羽,相貌丑陋,想要侍奉孔子却被拒绝。他学成后,致力于修身实践,各诸侯国都传诵他的名字。孔子听说后感慨地说:“我只凭相貌判断人品能力的好坏,对子羽的判断错

了。”明朝冯梦龙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的故事也说明了“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”的理儿。

所以,脸不是全部。《致青春》后观众吐槽:“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,其他的人只有大学。”这时候,高帅富出来调侃穷屌丝了:家穷人丑,一米四九,小学文化,农村户口。你看,连大学都没有。每种人、事、物都有保质期,风月以及你我都会在时间里蹒跚而远,到那时,真正能让我们坦然面对的是什么?是沉淀在我们内心的东西,这个东西,大学能给。倘若青春不在大学里,青春过后,我们又何以为衣食呢?

我也追过星,墙上贴满偶像的照片。但他们什么时候淡出了我的生活呢?那么无声无息。我们家“西某人”,自称外貌协会。我跟她说,一同事的孩子,打小半边脸胎记,自己拼命读书,成绩独占鳌头——“当上帝关了这

扇门,一定会为她打开另一扇门。”“西某人”接过去说。看来“拜脸主义”者并非不懂道理。

开学了,“西某人”回来叨咕:“物理老师,长得不咋滴!”你又以貌取人?“当然还是要看实力,像我们卜老师,虽然老了,但我们还是喜欢他。”这让我想到了网上的评判:看脸蚕食社会风气、看脸是社会的悲哀等等。大人们受固有的思维定式绑架,总在忧心忡忡,其实,我们了解孩子吗?了解他们的想法吗?甚至,我们了解这个时代吗?虽然粉丝在自媒体上闹得无拘无束,让人着实对他们的价值观担忧,但是,粉丝会长大,会像当年的我们一样,不知哪一天对偶像的热情幻灭了,就如13岁的“西某人”,她会抨击不纯粹的二次元,但她心里也有一杆理性的秤,不会在三次元的世界“粉”丢了自己,一如真正吸引她的老师,不

是偶像派,而是实力派一样。

想到咱单位控烟,一社区清洁工拎着扫把跟人控诉:“昨个我看一小杆子要点烟,就过去说,‘这里禁烟!’他倒指着鼻子说‘你算老几?’我看他臂上文着青龙,只好闭嘴……”而另一科长则说,他挂着控烟的牌子,看到有人吸烟,也不说话,就摆摆手,对方立马掐了,还说:“对不住对不住……”

忘了是谁的广播:今天有人叫我美女,高兴之下,刷卡买了条导盲犬送他!想起几年前,有患者劈头一斧问我:“你家娃上高中了吧?”这种淡淡的忧伤一直追随着我,到现在我家娃也没上高中哇。看脸的社会,会看脸,人生才会更出色。好比高明的相士,不会只看相貌,更重要的是相心与相德。假如社会仅仅“看脸”,那大家都去做表面功夫去好了,没那么简单的。